

氣盛也陽衰則精血衰生氣衰也故經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是豈非血生於氣乎丹溪但知精血皆屬陰故曰陰常不足而不知所以生精血者先由此陽氣倘精血之不足又安能陽氣之有餘由此慮之何不曰難成易虧之陽氣而反曰難成易虧之陰氣是何異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乎故其所立補陰等方謂其能補陰也然知栢止堪降火安能補陰若任用之則戕伐生氣而陰以愈亡以此補陰謬亦甚矣及察其引證經文則何其謬誕若經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此太陰陽明論

言脾之與胃生病有異以陽明主表太陰主裏凡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而外邪在表邪必有餘故曰陽道實也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陰受之則入五藏而內傷藏氣藏必受虧故曰陰道虛也此本經以陽主外陰主內而言陽病多實陰病多虛有如此豈以天地和平之陰陽而謂其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乎勉強引證此一謬也又經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此方盛衰論言陰陽否隔之爲病謂陰虛於下則不升下不升則上亦不降是至陰虛天氣絕也陽亢於上則不降上不降則下亦不升是至陽

盛地氣不足也此本以上下不交者爲言亦非陽常有餘陰
常不足之謂也且下二句猶或似之而上二句云至陰虛天
氣絕則何以爲解此更謬也以丹溪之通博而胡爲妄引若
此抑爲偏執所囿而忘其矯強乎余陋不自覓而念切在道
故不能爲丹溪諱而摘正於此猶俟高明之評教

一丹溪相火論曰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
相火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天
主生物故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於動其所以恒於動者皆
相火之所爲也故人自有知之後五志之火爲物所感不能

不動爲之動者卽內經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陽之火相
扇而妄動矣火起於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煎熬真陰陰虛
則病陰絕則死

據丹溪此論則無非闡揚火病而崇其補陰之說也第於此
而淺視之則若或近理故易動人於此而深味之則意識皆
幻大是誤人余請精繹其義用解後人之惑何如蓋自一元
初肇兩儀繼之則動靜於斯乎見而陽主動陰主靜也自兩
儀奠位而五行布之則氣質各有所主而火主熱水主寒也
此兩儀動靜爲五行之先天先天者性道也五行寒熱爲兩

儀之後天後天者變體也先後之理有可混言者有不可混
言者其可混者如火本屬陽卽言火爲動若爲不可也其不
可混者以陽爲元氣之大主火爲病氣之變見而動乃陽之
性道安得以性道爲病變而言凡動皆屬火也卽自天人論
之則曰天行健豈天動卽火乎又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豈人
動卽火乎使天無此動則生機息人無此動則性命去又何
可以火言動乎若謂之火則火必宜去而性亦可去乎若謂
凡動皆屬火則豈必其不動而後可乎夫以陽作火謂若相
似而理則大倍矣故在丹溪則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余則

曰陽虛則病陽脫則死此機微疑似中有毫釐千里之異臨岐者不可不詳察也或曰子言雖是第未達丹溪之意耳如曰五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隨起以致真陰受傷陰絕則死者豈非因動生火乎予曰此或因情慾之思動火者止有一證如慾念不遂或縱慾太過致動相火而爲勞爲瘵者誠有之也此外而五志之動皆能生火則不然也夫所謂五志者喜怒哀思憂恐也經曰喜傷心怒傷肝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五藏既受此傷則五火何由而起又曰喜則氣散怒則氣逆憂則氣閉思則氣結恐則氣下此五者之性爲物所藏不

能不動動則耗傷元氣元氣既耗如此則火又何由而起故
經曰五藏者主藏精者也不可傷上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
無氣無氣則死矣是可見藏不可傷氣亦不可傷未聞傷卽
爲火也卽云爲火必有火證使無火證而但以動字敷衍其
說是何異捉影爲形而天下事又何不可馬鹿其間乎且常
見五志所傷之人傷極必生戰慄是蓋以元陽不固神氣失
守而然倘遇河間爲之和則又必爲戰慄皆生於火矣孰是
孰非其幾如此能不爲生民痛哉

一丹溪局方方揮曰相火之外又有藏府厥陽之火五志之動

各有火起相火者此經所謂一水不勝二火之火出於天造厥陽者此經所謂一水不勝五火之火出於人欲氣之升也隨火炎上升而不降孰能禦之

原經文五火之說乃解精微論中言厥病之目無所見也謂其陽并於上陰并於下陰陽不交所以爲厥厥者逆也由其陽逆於上則火不降陰逆於下則水不升水既不升火又不降而目以一陰之微精不勝五藏之陽逆此單言厥逆之爲病也如此豈言火有五而水此一乎又按二火之說乃逆調論言人有身寒之甚而反不戰慄者名爲骨痺謂其人腎無

素勝以水爲事則腎脂枯而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又以
肝爲一陽心爲二陽二藏皆有伏火則一水不勝二火所以
身雖寒而不凍慄此單言骨痺之爲病也如此又豈陽常有
餘之謂乎若以五火二火盡可引爲火證則如示從容論中
有云二火不勝三水者又將何以解之而何獨不引爲言耶
試以此問丹溪其將何以答乎

一丹溪曰氣有餘便是火又曰五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隨
起若諸寒爲病必須身犯寒氣口得寒物乃爲病寒非若諸
火病自內作所以氣之病寒者十無一二

予味丹溪此言不能不掩卷嘆息豈必氣之病寒者十無一
二耶夫氣本屬陽陽實者固能熱陽虛者獨不能寒乎故經
曰氣實者熱也氣虛者寒也又經曰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
則泣不能流溫則消而去之則其義有可知矣且今人之氣
實與氣虛者孰爲多寡則寒熱又可知矣然而何以證之如
心氣虛則神有不明肺氣虛則治節有不行脾氣虛則食飲
不能健肝氣虛則魂怯而不寧腎氣虛則陽道衰而精少志
屈胃氣虛則倉廩匱而並及諸經三焦虛則上中下俱失其
職命門虛則精氣神總屬無敬凡此者何非氣虛之類氣虛

卽陽虛陽虛則五內不煖而無寒生寒所以多陽衰羸敗之
病若必待寒氣寒食而始爲寒證則將置此輩於何地夫病
之所貴於醫者貴其能識生氣是誠醫家最大關係而丹溪
全不之察故無怪其曰氣有餘便是火而余反之曰氣不足
便是寒使其聞余之說尚不知以爲然否

一丹溪格致餘論曰六氣之中濕熱爲病十居八九

據此說濕熱爲病十居八九則無怪乎寒涼之藥亦宜八九
矣此亦大謬之言也夫陰陽之道本若權衡寒往暑來無勝
不復若偏熱如此則氣候亂而天道乖矣故軒轅帝曰其德

化政令之動靜損益皆何如岐伯曰夫德化政令災變不能
相加也勝復盛衰不能相多也往來大小不能相過也用之
升降不能相無也各從其動而復之耳此氣交变大論之文
豈亦其不足信乎

一丹溪夏月伏陰論曰若於夏月火令之時妄投溫熱寧免實
實虛虛之患乎或曰巳月純陽於理或通五月一陰六月二
陰非陰冷而何答曰此陰之初動於地下也四陽浮於地上
燔灼焚燎流今燥石何陰冷之有

據此一說則夏月止宜寒涼矣而何以帝曰服寒而反熱服

熱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氣是以反也然則丹溪
止知治王氣而王氣有不可治者何以不知也矧春夏之溫
熱秋冬之寒涼此四時之王氣也而風寒暑濕火燥此六周
之客氣也故春夏有陰寒之令秋冬有溫熱之時所謂王氣
不足客氣勝也所謂必先歲氣無伐大和亦此謂也豈丹溪
止知有王氣而客氣之循環勝復又何以不知也然此猶以
氣令言也至若人之血氣陰陽本自不問病之表裏寒熱豈
皆如一設以夏月得陰證而忌用溫熱冬月得陽證而忌用
寒涼則其人能生乎是丹溪止知時熱宜涼而舍時從證又

何以不知也。觀其所論止言夏月忌溫熱，不言冬月忌寒涼。何其畏火之見，主火之言一至於此。

一丹溪局方發揮曰：經云暴注下迫皆屬於熱。又曰暴注屬於火。又曰下痢清白屬於寒。夫熱爲君火之氣，火爲相火之氣，寒爲寒水之氣，屬火熱者二，屬水寒者一。故瀉痢一證，似乎屬熱者多，屬寒者少。詳玩局方專以熱瀉爲用，若用於下痢清白而屬寒者，斯可矣。經所謂下迫者，卽裏急後重之謂也。其病屬火，相火所爲其毒甚於熱也。投於瀉熱非殺之而何？據此說以二火一水言瀉痢之由，殊未當也。夫經言暴注下

迫皆屬於熱者謂暴瀉如注之下迫非腸澼下痢之謂也觀
太陰陽明論曰陰受之則入五藏下爲殄泄久爲腸澼然腸
澼言久豈同暴注而皆爲熱乎且內經所言瀉痢之證寒者
極多今於泄瀉門詳列可考何丹溪俱不引證而獨引二火
之說亦勉強矣及徧考內經則止有暴注下迫皆屬於熱一
句並無暴注屬於火之文卽或以屬火之年有言暴注者然
木金土水之年皆有此證又何以獨言火也蓋其意專在火
故借引經文以證其說而不知經言二火者本言六氣之理
也豈以瀉痢一證爲二火乎觀之經曰長夏善病洞泄寒中

何不曰洞泄熱中則其義可知而丹溪何不察也夫以瀉痢
爲火者本出河間而丹溪宗之故變爲此說戴原禮又宗丹
溪故云痢雖有赤白二色終無寒熱之分通作濕熱治自此
說相傳遂致諸家方論無不皆言濕熱而不知復有寒濕矣
其害孰甚○至若局方一書雖云多用熱瀝然於實熱新邪
豈云皆用此法觀其所載太平丸戊己丸香連丸薤苓湯之
類豈非以寒治熱者耶又若真人養臟湯大已寒丸胡椒理
中湯之類皆有可用之法其中隨證酌宜顧在用之者何如
耳豈局方專以熱瀝爲用而可斥其非耶且是書之行乃宋

神宗詔天下高醫各以效方奏進而成者此其中或過於粉飾者料不能無而真效之方必亦不少第在丹溪之言火多者謂熱藥能殺人而余察其爲寒多者則但見寒藥之殺人耳明者其深察之

一丹溪曰痢赤屬血自小腸來白屬氣自大腸來皆濕熱爲本初得一二日間元氣未虛必推蕩之此通因通用之法大承氣湯調胃承氣湯下後看其氣病血病而用藥氣用參朮血用四物痢五日後不可下脾胃氣虛故也壯實者亦可下據此說以赤白言血氣而分屬大腸小腸其於五行之說則